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二十四回 太史維新喜膺總教 中丞課吏妙選真才

卻說定輝與華甫上了輪船，此番坐的卻是大菜間，果然寬暢舒服。次日出口，風平浪靜，兩人憑欄看看海中景致，只見水連天，天連水，水天一色，四顧無邊，幾只沙鷗，迴翔上下。定輝把些測量的方法，機器的作用，合華甫說瞭解悶，華甫全然不懂，便來夾七夾八的問起來，弄得定輝沒法兒回答。正在不耐煩的時候，卻好裡面請吃飯，然後打斷話頭。上的菜，第一樣是牛肉，定輝吃著，甚覺香美，華甫不知，咬了一口，哇的一聲，嘔出許多穢物，伺候的人，大家掩鼻，連忙替他揩抹乾淨。定輝見此光景，心中暗笑，就吩咐：「下餐開中國菜吧。」到了晚上，風略大些，華甫弄得躺在牀上，嘔吐不止。

定輝付道：「貴家子弟，原來同廢人一樣，四萬萬人中又去了一小分了。」捱到青島上岸，華甫已是面黃肌瘦的了。好容易到得濟南，說不盡一路風沙，舉目有山河之異。一行人找到了華甫母舅的公館裡來，暫時住下不題。

且說他母舅也是長沙人氏，己丑科的翰林，姓王文藻，表字宋卿，為人倜儻不羈。那年行新政的時候，他覲便上了個改服色的條陳，被禮部壓下，未見施行。他鬱鬱不樂，正想別的法子，偏偏各樣復舊的上諭下來，只索罷手。他的名望也就漸漸低下去，只好穿兩件窄袖的衣裳，戴上副金絲邊的眼鏡，風流自賞，聊以解嘲而已。那知事不湊巧，過了兩年，又有義和團的亂子出來，連他那金絲邊眼鏡都不敢戴了。其時義和團尚未到京，宋卿逢人便說這是亂黨，該早些發兵剿滅，那日到他同年蔡襄生的寓裡閒談，又罵起義和團來。襄生道：「老同年快休這樣，都中耳目很近，現在上頭意思，正想招接他們，抵當外國哩。」宋卿得了這個消息，嚇了一大跳，心上著實懷著鬼胎。到家裡盤算了半夜，心上想著，現在要得意，除非如此如此。主意打定，半夜裡起身，磨好了墨，立刻做了一個招撫義和團的折子，把義和團說得有聲有色。這個條陳上去，比前番畢竟不同，等到召見時候，宋卿又趁便講了些招安方法，果然把那些義和團招到京中，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他後來看看風色不好，就攜眷出都，靠著那條陳的虛名，倒也一路並無阻礙。及至外國人指索罪魁，他幸而聲名不大，外國人不拿他放在心上，得以安然無事。只是事雖平靜，京裡卻去不得，恐怕露了面，叫人家說出前事，有些未便。但是閒居鄉里，又不甘心，家下縱還有點積蓄，是用得盡的。那時他姊丈萬撫台正做著河南藩司，他就發一個狠去找他。姊丈見面後，著實怪他道：「老弟！你也忒沒耐性！你當翰林是第一等清貴之品，只消循資按格，內而侍郎尚書，外而司道督撫，怕沒有你的分嗎？為什麼動不動上折子，弄到翰林都當不成了，這豈不可惜嗎？」說得宋卿滿面通紅，半晌才說出話來道：「小弟也是功名心太熱些，論理揣摩風氣，小弟也算是竭力的了，上頭要行新政，就說新政的話，要招義和團，就說招義和團的話，還有什麼想不到的去處嗎？時運不濟，那就沒法了。如今千句話並一句說，只要姊丈替我出力，找個維新上的事業辦辦，過了幾年，冷一冷場，仍舊去當我的翰林便了。」

萬藩台聽他這般說，究竟至親，他又是翰林，將來仍舊得法，也未可知，那有不看重他的道理？便道：「維新上的機關，一時還未必就動，我且寫封切實信，問問山東撫台姬筱山同年，看有什麼好些機會，替你圖圖。」當下就留他署內住下，見了姊姊，自有一番話舊的情景，不須細表。

過了一月，山東回信來了，內言：「令親王太史，弟久聞其名，是個維新領袖，現在敝省創辦學堂，正少一位通知時務的總教習，若惠然肯來，當虛左以待，每月束脩，願奉秦關雙數」云云。萬藩台看了此信，喜形於色，忙請宋卿來給他看，就催他動身。宋卿也是歡喜，便收拾行車上路。在路上晨餐晚宿，好不辛苦。但北道風沙，宋卿是領略過的，逢牆寫句，遇店題詩，頗足解悶，也不覺得日子多了。到了濟南，找到人和書屋熟店裡住下，就僱了一輛轎車上院。姬撫台立時開中門請進，王翰林認了老前輩，自己分外謙恭。姬撫台道：「宋翁新條陳，都中早已傳播，可惜沒見舉行。現在時勢是不能再守舊的了，兄弟正想辦個學堂，開開風氣，可巧上諭下來，今得我公整頓一切，真是萬分之幸。」宋卿謙讓一番，說道：「老前輩提倡學務，自然各色當行，不知辦些什麼儀器書籍，請了幾位教員？」姬撫台道：「卻還未辦，只等你來翁來調度，教員有了十來人，只西文教員尚缺。」宋卿道：「有個舍姪，是在上海學堂裡卒業的學生，現時尚在上海，要想出洋，若請他做個算學教習，那是專門之學，必不辱命的。」姬撫台道：「既然令姪在上海，便請他辦些儀器書籍便了，不知需用若干款項，好叫藩司撥匯。」宋卿道：「書倒還好，只儀器要向外洋購運，是不容易辦的，粗備大概，也要二三萬銀子光景。」姬撫台就請他開個單子，好去照辦。宋卿道：「這些器具名目，晚生雖開得出，只是辦得齊全辦不齊全，卻拿不定。舍姪在上海多年，又那化學、格致裡的器具是看慣用慣的，那件有，那件沒有，還是他在行些。要辦，莫如但寄款去，聽他作主，妥便些。」

原來山東省雖辦學堂，卻是人人外教，正在無從著力，卻好王太史說出這些方法，怎敢不依？當下姬撫台一一如命，因為請教這王太史的事多，足足談了兩個鐘頭，才端茶送客。宋卿又拜兩司，未見。次早，藩台親到下關書，送到二萬銀子的匯票，又托他寫信，請他今姪辦好書器，便來學堂，延為算學教習。

宋卿大喜，送了藩台出去，連忙到銀號裡，將票子划為三張，寄一萬五乾銀子到上海，叫他姪兒購辦書器，餘二千寄到長沙接他妻子出來，三千留下作為租公館等用。佈置已畢，擇日搬進學堂。原來那學堂裡人尚寥寥，學生亦未招足，教員到了三位，倒有兩個是學堂裡造就出來的；只有一位收支，是江蘇人，姓吳；一位學監，是紹興人，姓周，上海洋行裡伙計出身，略識得幾個西文的拼音，大約經書也讀過兩三本，曾在洋行裡發財，捐個通判到省，因為大家都說他懂洋務，所以就得了這個差使。當下總教習到堂，周學監趕忙衣冠謁見，宋卿吩咐他道：「學監是頂要緊的差使，學生飲食起居，一概都要老兄照料，萬一學生荒功鬧事，那就是老兄之責。」他站著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方才退出。吳收支又來見，宋卿看他樣兒，也合自己從前一般窄袖皮靴，露出一種伶俐樣子，進來就是一個安，問大人的牀鋪安放那間屋裡，一切應用物事恐有想不到的，請開條照辦。王總教道：「屋子不拘。兄弟除了隨帶應用之物，一概不消公中開支。老兄不見兄弟的親筆條兒，不要瞻化錢嗎？」

吳收支也答應幾個「是」，出去了。只那三位教員，卻大模大樣的，停了半日，才有個名片來見。宋卿請他進來，每人作了一個揖，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宋卿見他們這樣，只得敷衍他幾句，心上卻著實厭惡他們。這月里正還沒事，大家吃飯睡覺。

過了十餘日，撫台打發人來，請王總教衙門裡去有事相商，宋卿忙打轎上院。撫台請在簽押房裡見面，談起來是為課吏的事，請他擬幾個時務題目。那知這位王太史的時務，是要本子上臆寫下來的，憑空要他出題目，就著實為難。不好露出不濟的馬腳，拈了一枝筆，坐在撫台的公事桌上凝思，頭上的汗有黃豆大，一顆一顆從頸脖子上掛到那硬胎海虎絨領裡去了。好容易做成了兩個題目，恭楷謄真，雙手呈與撫台。姬公看了，莫測高深，只籠統贊了聲「好」又說日後考舉，還要請費心評定甲乙，這是新章課吏，關係他們前程，務要秘密才好。當下送客不提。

且說課吏的日期定得忒匆促了些，有幾位新到省的州縣，直急得佛腳也無從抱起。單表內中有一位盡先補用直隸州金子香，是浙江紹興府人，家裡有十來萬家私，只是胸中沒得一點兒墨汁。此番聽得姬撫台課吏極為認真，要有不通的人，前程大為可危，便整日抬著轎子，在各候補補人中托代找槍手，那裡找得到，足足瞎撞了一天，回到公館裡，大罵：「用樂戒示，捐班還府，為會如要考，早駝得挨拉開心，夾脫子宮，倒也幾千銀子踉！」正在那裡發牢騷，可巧學堂裡的周學監是他同鄉熟人，前來探望他。金子香滿面愁容，周學監問其所以，原來為此，因獻策道：「聽得我們總教習昨日上院，撫台請他出題目的，我今晚回去，替你作個說客，但你須出個二三百銀子，只說是仰慕他學問，情願拜在門下，有了銀子，我去說法，那怕他不收？只要明日見面求他，包管曉得些出處，便好下筆了。」

就使題目不是他出的，請他多擬幾款條對，也可應急。考官究竟比考童生寬，將就得過，也沒事了。」子香聽他說得有理，又係同鄉，知他不給自己當上的，便進去取了三張銀票，每張壹百兩，雙手奉上，又拜托了一番。周學監拿了他三張銀票，回去見

了王總教，先探口氣，說他同鄉某人，怎樣仰慕，怎樣孝敬，要拜投門下的意思。王總教那有不顧，自然一說便成。

他便早上兩張銀票，卻乾沒有了一張。次日金直刺來拜，王總教著實抬舉他，叫收支招呼廚房另外備了幾樣菜請他吃飯。說起課吏要請教的事，王總教道：「這個容易，題目是我出的，外面卻不好說出去，撫台大人極秘密的，待我把出處翻給你看便了。」立起來開了自己的那個書箱，左翻右翻，把兩個題目找出，原來是格致書院課藝裡的現成文章，倒有五六篇，只題目上有兩三字不對。金子香字是認得的，看看題目不符，就要請教。王總教道：「這幾個字也差不多，是他刻錯的，你照我的題目抄便了。好在卷子仍是我看，把你取在前頭就是了。」

子香大喜過望，連忙又請了個安道謝，方才別過。次日便是考期，所有的候補同通州縣齊集在院上，靜候考試，撫台親自監場，題目出來，問的是礦務，偏偏那個「礦」字照著周禮古寫，大家不認得，只面面相覷，又不敢問。內中有幾個人肚子裡略略有些邱壑，盡其所有寫上，都是牛頭不對馬面。只金子香官星透露，坐的位子也好，靠著牆壁，離著撫台很遠，可以做得手腳，便把那課藝取出，對準題目，揀一篇極短的一字一句學寫，捺定性子不叫他錯。從九點鐘寫起，直寫到下午五點鐘，才把這本卷子寫完。出得場來，那學堂裡的周學監，已在他公館裡久候了。這時見面，一番感激，是不消說。當晚就請周學監到北諸樓，又邀了幾個同鄉朋友，預請一頓喜酒。

再說撫台收齊卷子，大略一番，通共七十一本，倒有三十多本白卷，其餘的或幾十字一篇，或百餘字一篇，大約沒得到二百字的，也不知他說些什麼。又打開一本，卻整整的六千字，就只書法不佳，一字偏東，一字偏西，像那「七巧圖」的塊兒，大小邪正不一。勉強看他文義，著實有意思，翻轉卷面，寫的是「盡先補用直隸州金穎」，心裡暗忖：拐班裡面，要算他是巨擘了，為何那幾個字寫得這般難看呢？隨即差人請了王總教來，把卷子交給他，請他評定。這番王總教看卷子，不比那出題目的為難了，提起筆來，先把金子香的卷子連圈到底，說也奇怪，那歪邪不正的字兒，被他一圈，就個個精光飽滿起來。

以下幾本，隨意批點，送呈撫帥。姬公見金穎取了第一，看他批語，是「應有盡有，應無盡無」八個字，便笑道：「我公的眼力實在不錯，兄弟就擬這本頭一，八字批得真正確當。」

又看底下有的批：「兩個黃鵬鳴翠柳，文境似之。」姬公看了，卻不懂得，說：「這本據兄弟看來，頗有些不通的去處，為什麼倒批他好呢？」王總教道：「晚生這個批語，原是說他不通。那兩個黃鵬大柳樹陰中對談，咱們正聽不出他說的是些什麼。」

姬公也大笑道：「我公真是個儻談諧。」王總教又道：「看這金穎的文字是極通達時務的人，倒好辦兩樁維新事件。」姬公點頭稱是。次日，掛出名次牌來，那交白卷的停委三年，餘下俱沒有什麼出進。金子香因自己果然取了個第一，忙去謝老師的栽培。王總教歎了口氣道：「我們中國的事總是這般，你看上頭出來的條教雷厲風行，說得何等厲害，及至辦到要緊地方，原來也是稀鬆的。我想這回撫院課吏，要算得你們候補場中一重關了，撫憲自己監場，搶替也找不得，夾帶要翻也礙著耳目，他親口對我說，要有不通的關係前程。我只通那些不通的應該功名不保，誰知弄到臨了，交白卷也的不過停委三年。七十一個人，除了三十多個交白卷，又除了老弟一位，其餘幾十本卷子，那本是通的？一般安安穩穩靜等著委差署缺，不見什麼高低。既然如此，何必考這一番呢？老弟文章好醜不打緊，你卻全虧我在撫憲面前替你著實保舉了幾句，說你懂得時務，大約將來差使有得委哩。只是時務書，以後倒要買些看看，方能措施有本。」金子香聽了王總教的這些名言，一句句打在心坎上，說不出的感激，隨請教應該看些什麼時務書。王總教見他請教，就開了幾部半新不舊的時務書目錄給他去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